斐然集

一六

年弗得寧矣子國怒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鄭伯獻捷于晉其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討侵蔡也子駟曰民急矣姑從楚以紓我民乃及楚平使行人告于晉晉人對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誰敢違君明年晉師諸侯軍于城下鄭人恐乃行成楚子聞鄭與諸侯同盟于戲也復伐鄭鄭人患晉楚之故謀使晉師致死于已乃侵宋以怒之又明年晉會十一國之師觀兵

于鄭東南門之外三駕而楚不能與爭然後納斥堠禁
侵掠盟于蕭魚蓋五年而鄭國得寧卒如子產之說焉
初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駟與尉止有爭及為田洫司
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故五族聚羣不逞之徒以作
亂攻執政于西宮殺子駟及子國獨司徒子孔知之得
不死子駟之子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于北宮
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為門者庀羣
司閉府庫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

于北宮殺尉止盜衆乃奔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請焚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欲為政也衆亦得安夫豈不可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于倉門之外衆而後定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乃討西宮之難尉止作難子孔知而不言殺子孔而立子產為卿襄公二十有二年晉人

徵朝于鄭少正子產對曰在昔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于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于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于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于楚晉于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

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于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湨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酎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廷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晉人憚其辭自是免于大國之討范宣子爲政諸侯之
幣重鄭人病之子產寓書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隣
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
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于公室
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
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
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
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

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悅乃輕幣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刋鄭人怨之襄公之二十五年子展及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入陳城陳侯奔于墓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數俘而出祝袚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使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

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器用與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桓公五父之亂先君莊公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憑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啟敝邑心陳

知其罪授首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之地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受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于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仲尼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晉為伯鄭

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愼辭哉鄭伯賞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上子展次子西次伯有次子產且子展之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將知政矣讓不失禮楚子及秦侵鄭楚人獲鄭大夫皇頡以獻于秦鄭人取貨于印氏子太叔為令正以請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于鄭不可為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

適小則為壇小適大則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舍其過失救其災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于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延陵季子聘于上國至齊說晏平仲至衛說蘧伯玉至晉說叔向適鄭見子産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産獻紵衣焉

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作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初伯有知政使子晳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爾世行也將強使之子晳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怒而將伐伯有諸大夫和之裨諶曰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

息之乃猶可以戾未幾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駟子皙良伯有）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伯有耆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達旦朝者皆自朝布路而罷又將使子皙如楚子皙以駟氏之甲伐之伯有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取亂侮亡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

同生罕子皮駟子晳豐公孫段本同母兄弟伯有汏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强子產曰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强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因斂伯有氏之死者不及謀而遂行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子產乃入鄭伯及其大夫國人盟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遂自墓門之瀆入駟帶率國人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

産枕之股而哭歛而殯之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駟氏欲攻子産子皮怒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于是子皮為上卿而授子産以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寛子産為政有事伯石（伯石公孫段有事欲使之）賂與之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産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于邑邑將焉往子太叔

出奔子産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
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
伍之孰殺子産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
子産誨之我有田疇子産殖之子産而死誰其嗣之鄭
伯如晉晉侯以魯襄公之喪故未之見也子産使盡壊
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
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
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今吾

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墻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供命寡君使丐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

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宫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宫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盗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宫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盗賊公行而夭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

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
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
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
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
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
釋辭也是歲北宮文子相衛襄公如楚過鄭印段廷勞
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
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言于衛侯曰鄭有禮其數

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于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賢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于野則獲謀于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

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産曰毀鄉校如何子産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吾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

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産
不仁吾不信也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産曰少未知
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
亦愈知治矣子産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
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
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
折榱崩僑將壓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
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

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乃請垂櫜而入居無何令尹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犨櫟郟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已而圍果弒楚子殺伯州犂而黑肱出乃

自立為君於是游吉如楚歸語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歲未能也後四年始會諸侯于申子產聘于晉叔向問焉曰寡君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知之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故參為晉星然則實沈參神也昔金

天氏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帝用嘉之封諸汾州沈姒蓐黄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然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僑聞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兹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

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內官不及同姓故男女辨姓禮
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乎晉侯聞其
言曰博物君子也而厚為之禮叔向出行人子羽送之
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
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初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
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
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于二子請使女
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

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執戈逐之及衝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先聘子南直也用戈子皙直也子產未能討故鈞其事而罪楚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

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市官子產曰印也若才

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乃縊而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子産相鄭伯如楚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産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因使椒舉如晉求諸侯問于子産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

于齊而親于晉惟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于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明年夏諸侯如楚曹邾辭以難魯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椒舉言于楚子曰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楚子乃問禮于左師及子產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楚子示諸侯侈椒舉諫不聽子產

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于路已為蠆尾以令于國國將若之何子寛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人言吾不遷矣子寛曰君子作法于涼其敝猶貪作法于貪敝將若何政不率法而制于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鄭人鑄刑書叔向詒

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予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予又將殺段也期至而駟帶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洩子孔子止伯有子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

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初子産如陳涖盟歸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于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後十年果為楚所滅楚子誘蔡侯般殺之于申遂圍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前日不能救陳今又不能救蔡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

之遂告諸侯會于厥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楚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楚惡周矣已而晉人請蔡于楚果弗許而諸侯歸于是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堋弗毀

則日中而堋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于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不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晉侯成虒祁之宫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以甲車四千乘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太叔相鄭定公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晉人令諸侯甲戌日中造于除癸酉退

朝子產命外僕速張于除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

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
國之為仲尼謂子產於是行足以為國基矣詩云樂只
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夫合諸侯藝貢
事禮也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為為善
矣惟夫子知我初子皮如齊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
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
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供恪孔張後至立於客
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

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吾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令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其祭在廟已有著位數世世

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耻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
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宣子有環其一在鄭
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
不知子太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
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鬬其間鬼
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
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
貳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

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
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
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
毋或丐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
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
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
不為也若大國令而供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
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

二罪敢辭之將行私覿于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
夫玉是賜我玉而免我死也敢不藉手以拜有星孛于
大辰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
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明年夏宋衛陳鄭皆火裨
竈曰不用我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太
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
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是亦多
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初火作子產辭晉公

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于是楚左尹王子勝言于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于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鄭方有令政君其圖之楚子乃遷許于白羽鄭駟偃卒初偃娶于晉大

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偃子叔父）子產憎其為人且以為不順勿許亦勿止他日絲以告其舅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乞子瑕也）駟氏懼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二三父兄懼隊宗主私族于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臣曰抑天實剥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

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不敢復言大水龍鬬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我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初子產喜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

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則其過鮮矣及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于雈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雈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

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諸葛孔明傳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豐之後亮

早孤隨叔父玄避亂荆州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汝南孟公威等俱遊學諸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顧謂廣元等曰卿曹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也或問其所志亮笑而不言及玄卒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皆信然之襄陽龎德公有重名於當世目亮為卧龍從子統為鳳雛同郡司馬徽為水鏡亮每至其家獨拜牀

下德公初不令止徽字德操清雅有知人之鑑劉先主訪世事於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有伏龍鳳雛先主問其人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先主於新野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得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

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
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
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
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
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殆天
所以資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
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
不知存䘏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

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帝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公張飛等不說先主解之曰自孤得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關張乃止劉表長子琦亦深敬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

從此别遂詣曹公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衆在柴桑觀望成敗宿仰先主大名又覩亮英偉甚敬重之亮說權曰海内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定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絶若不能當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内懷猶

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冑英才蓋世衆士仰慕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兵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某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

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强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必破操軍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强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操操敗於赤壁果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建安十六年先主

攻益州亮與關公留鎮荆土居無何亮率張飛趙雲等泝江而上分定州郡會圍成都劉璋遂降宜城馬良致書於亮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明公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于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于聽世服于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於世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即帝位先主未之許亮曰今曹氏簒漢天下

日始得之耳芝問其人謂誰亮曰即使君也因遣芝修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表請面陳吳蜀脣齒之計權乃絕魏與蜀申盟自後和親遂為與國亮將自南征長史王連力諫以為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而丞相者一國之望也不宜冒險而行亮度諸將才不及已意欲必往而連言輙懇至故稽留者久之三年春亮遂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饒富有孟獲者為夷所服亮募軍中生致之麾下使獲周觀營陣之間問曰

此軍何如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陣若
祇如此即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
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使
其渠帥自相統領不復别置漢官亦不留兵鎮守或者
以為不便亮曰夷新傷破父兄死喪若置官吏而無兵
必成禍患一不易也留兵鎮守而無食必當運糧二不
易也夫夷人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
相信夷漢雜居猜嫌必起及其反叛勞費蕭然矣三不

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
策猶有使於此者乎初參軍馬謖送亮南征臨別獻言
曰南中恃其險遠驕黠不賓之日久矣雖今旦破降明
日必反耳今公方欲傾國北伐遠事強賊彼知吾勢內
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
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
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深納其策赦孟獲
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夷人無敢反者五年率諸軍北

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

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先帝稱之是以衆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惜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

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遂行屯於沔陽六年春使趙雲鄧芝據箕谷魏大將曹真舉衆拒之雲芝兵弱失利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

而非兵之少也今欲减兵省將明罰思過權變通之道為將
來之舉若不能者雖兵多何益乎而今而後有忠於國者但
勤攻吾闕則事可定而賊可滅也於是考微勞甄烈壯引咎
責躬布宣所失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
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亮上言曰昔先帝託臣以
討賊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
是故冒危歷險不敢自惜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為非
策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進取之時也謹陳其

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坐定天下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左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絶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

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
能必勝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纔及期年而喪趙雲馬
玉閻芝丁立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輩青羌武騎
一千餘人凡此皆糾合四方精銳於數年之內非一州所有
而取備於旬日之中者也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矣將何
以圖敵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則止與行
勞費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與賊持久臣之未解六
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

天下定矣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及吳人違盟關羽毁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此難以逆知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於是復出散關圍陳倉未克糧盡退軍魏將王雙率騎追亮與戰破之臨陣斬雙七年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聞之遁還遂平二郡八年使魏延西入羌中大破郭淮及費瑤於陽谿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

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亮數欲合戰懿亦表固請戰魏明帝恐不能禁使衛尉辛毗制其軍姜維謂亮曰辛毗仗節而來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我肯千里而請戰耶相持百餘日其秋八月亮疾病密授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以身殁之後退軍節度亮適薨儀等按亮成規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司馬懿懿率衆追焉儀反旗鳴

鼓若將向懿者乃不敢逼於是蜀兵結陳而去入谷然
後發喪司馬懿之退也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
達或以告懿懿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因按行其營壘
處所歎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
墳塚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策謚為忠武侯初亮
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
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
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餘帛外

有贏財以負陛下及薨如其所言景耀六年春詔立亮
廟於沔陽初亮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時議以禮秩不聽
民閒遂因時節私祭之于道陌之上校尉習隆等上言
曰周人懷召伯之教甘棠為之勿伐越王思范蠡之績
鑄金以存其像自漢以來小善微德而圖形立廟者多
矣況亮德範遐邇勳蓋天下興扶王室實賴斯人而烝
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
所以存德念功聿追往昔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

典建於京師又逼近宗廟宜因其墓立之沔陽使親屬以
時賜祭凡亮故時臣吏欲奉祀者令至廟所斷其私祀
以崇正禮於是始從之亮體資文武明睿篤誠英畧絕
時而行治純懿直方守正而應變無窮自爲幼童已欲
興微繼絕撥亂世反之正其規模大策素定於胷中見
諸行事皆平時所緼積者非臨危演思嘗試其說而行
也故翼戴先主於傾覆顛沛之間從容談笑分割山河
興復漢宗與疇昔語先主於南陽其策無不效者及夫

受六尺之孤履危急之地事凡庸之主政由己出而不失臣禮身握强兵而中外無間行法嚴峻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勞死之日百姓追思如喪考妣庶幾哉帝王之輔伊呂之儔度越管蕭遠矣亮雖雄姿傑出而從諫如流改過不吝嘗教於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玆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

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不感希幼宰之慇懃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前參軍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好善如此亮之治國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赦遊辭好飾者雖輕必戮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

薀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人有言亮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乎都護李平同受遺詔平後挾詐自營無憂國之事侍中廖立徙長水校尉因怏怏懷恨疵毀亂羣亮表廢平立為民平徙梓潼郡立徙汶川郡後聞亮卒平發病卒立垂泣歎曰吾終為左衽矣或謂

懸絕矣然終不敢交戰懿亦雅知亮師有節制終非詭
變之所能敵也故閉營自守而已其損益連弩木牛流
馬創物之智出人意表所作八陣圖黃帝太公丘井法
也周衰而後亮獨得其要云亮知人賢否而能盡其才
初蔣琬為廣都長先主因遊獵奄至廣都琬衆事不治
時又沈醉先主大怒將加誅戮亮曰蔣琬社稷之器非
百里之才其為治以安民為本不事修飾願加察之先
主雅敬亮乃不加罪費禕為黃門侍郎亮南征還羣僚

迎謁於數十里外年位多在禕右者而亮特命禕同載衆人莫不易觀其後二人相繼總政事琬方整有威重而禕寛濟博愛見稱為賢相其當國功名畧相比擬云

犍為太守李嚴命楊洪為郡曹先主爭漢中急書發兵亮以問洪洪曰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亮因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即真而嚴未去犍為洪迎門下書佐何祇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祇已為廣漢太守於是西土莫不服亮能盡時人之器

用也先主稱漢中王升黃忠爲後將軍亮說之曰黃忠
名望素非關馬之倫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
功尚可喻旨關遙聞之恐必不悅無乃不可乎先主不
聽頃之策關爲前軍關果大怒曰大丈夫終不肯與老
兵同列賴行人費詩緩頰說之關始拜命劉封初爲先
主養子後領上庸太守關公圍樊促令發兵封不肯助
又侵陵孟達遂降魏及魏攻上庸封敗自歸成都亮慮
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先主因此除之遂賜封

死魏延楊儀小人之難養者也然延驍勇善撫士卒儀雅有才幹二人積不相能自亮在時使儀當勞劇延冒險阻皆捐軀受命不敢辭難及亮沒即舉兵相圖同以誅滅其燭微消患駕馭姦桀皆此類也亮書奏言教皆有可觀晉時嘗令著作郎陳壽錄亮故事壽定著二十四篇為諸葛氏集開府作牧權制計算南征北出綜覈訓厲貴和傳運軍令法檢兵要等皆名篇之目也壽又為之奏其畧曰亮少有逸才英霸之氣遭漢擾亂不求

闡達後遇先主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南征先主失勢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大破魏軍托據荆益先主殂殁嗣子幼弱於是專決政事外連孫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姦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强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為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

矣論者或怪亮文采不艷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為皐陶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皐陶之謨畧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皐陶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壽不為知亮而其言亦多有可取者子瞻字思遠亮嘗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後與董厥共平尚

書事鄧艾伐蜀瞻領兵拒戰艾遺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瑯琊王瞻怒斬其使臨陣戰歿晉泰始中詔署亮孫京為郿令京後位至江州刺史

斐然集卷二十四